

楊園先生詩文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書十三

答吳汝典

庚子

令叔歿後不佞每爲念及輒傷吾道之孤何況足下家庭之間失一師友能無痛心惟願益自努力日新其德而已人生憂患之來實亦常理但能與飢食渴飲夏葛冬裘一等處之在我不因此顛躓斯見定力足下以子弟之年荷負父兄之任惟刻刻以克紹爲心古人有言任重道遠正此日也歲月倏更足下改服之期已自不遠目下亟將遺書較理卒事夏秋之間遇人事得閒過我相聚所極望也

有園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令弟近者志趣何如相見甚稀相見之日復爾猝猝真令人悵歎不已也白老館密邇足下兄弟時與往還否學問之際求友最急然朋友最難得朋友而近尤爲難得此可與知者言也造次藉復不盡所言

答吳汝典

所諭令先叔筆劄檢得十件俱丙申以前書也此後未及檢得展讀一再誠篤之情溢於楮墨使人不能不益爲之痛心草宿淚彌新正以此耳今日惟願足下兄弟日用之間努力進取益光前德而已古人有言箕裘堂構足下兄弟承先世賢德之後其爲箕裘堂構視他家子若孫尤爲

不同夙夜念此紹述二字宜如何珍重如何黽勉矣不佞
無似謬承令先兩叔道義之知踰於倫等向以人事艱阻
會晤難期於足下兄弟未有分毫之補益率用疚心茲幸
踪跡稍近而令弟於錢氏又屬至親往還殊便孤危之中
非獨足下思有倡和之樂卽不佞亦深願朋友之助也雲
耕兄德義甚修又得屠子高兄密邇足下若能過此當不
憂寥寂也三房令妹聞與許家已約昏矣此佳婿也二房
令弟昏事亦宜與令叔相商蚤訂大都古今時勢不同古
人仲春親迎其問名諸禮在冰未泮之時則無早議昏之
事今世大都結髮爲婚則男女十歲上下卽宜留心擇對

遲則難擇也兩房四孤念之惻惻令尊君去世蚤足下同憂之恤必深撫幼之道教誨夾持是第一事保守家業尙是易也

與吳汝典

維正先生適過故令先叔十劄挽其轉送若足下錄得稿本仍乞見擲以當畏友晤對之益不佞沒齒則歸之令弟爲手澤之珍耳二令先叔前劄亦若是也鄔氏米已寄到否前以陰雨之窘不及往看至今歉然幸足下加意照及羈老與不佞於行素兒之交亦因足下叔姪兄弟推廣之耳胥矣富人哀此惻獨諸惟鑒此

答吳汝典

別後三令叔見過又比得足下所附錢使書備知闔門安
好慰慰歲禮入薄諸事宜從減損又況衰病餘生布袍荆
履已非分之所宜履屨之惠過於精雅雖不敢決違來意
祇當轉贈他友耳家用不裕弗免經營斯亦古之人所稱
清白之後好消息也學問之士素位而行處富厚從富厚
做功夫處貧困從貧困做功夫方是實用其力方見有得
力處否則道理終只在書冊上也秋間履畝日與佃戶相
涉頗有所體驗否惟足下及此少壯努力從事無大小無
精粗無微顯無一可放過也不佞老而無聞自惟幼時謂

之無志亦不可徒以時起時倒不能整一故竟不得長進也賢者其應以爲前車矣葉向生兄嚮承遠顧煩爲致謝當此淪胥之日澹薄刻苦若向兄者已自絕少但染於彼教旣深勢難復返吾人起足第一步真不可錯失也

與吳汝典

子善去後深悔冊務一項不及致言於足下懷之不寧屢晨夕也兩令叔盍世令弟俱幼常年賦役不得不付諸紀綱其間卽有破耗亦祇目前之事惟實產去而虛糧存遂爲世世子孫之累每見孤寡之家無人經理此弊一滋後遂無可如何不可不慮也今年正值開冊兩房戶下有推

而無收當亦勢之必然三房產薄所開除者亦無多足下
心目一經可以瞭然固知不至有失聞二房年來產破已
多揆之理勢自應盡行推出使將來賦役之累稍輕但里
書之弊不可勝言以至買主之詭避居間人之陰陽上下
知數人之營私蔑公均所必有自非悉心專力清查其間
未有不受其欺蔽者孺子何知焉所恃賴者尊行而已竊
意雖有四令叔之主張恐足下亦當不愛心力左右其間
也已去之產何日仍來賦役之煩將來益甚在令諸弟成
人以往其克負荷與否則雖兩令叔身存亦有不得不聽
之冥冥者今日提攜撫翼俾之他日不至失所在足下賢

叔姪不能謝責也得則無功可言失則誰任其咎誼託通家不敢隱默統惟勉力

與吳汝典

向生兄來知闔門安好慰慰但未知足下進修之功如何雨澤鮮少瀕海又將苦旱加以流傳藉藉雖未必果有此事然處今之日意外事俱作意中看應之方不困耳幼學二書附返居業錄向兄曾假讀否篤信好學友輩中大難其人假以熟看必有益也敬之附此道意

答吳汝典

承假學部通辨伏讀一過知先生放龍蛇驅虎豹之心切

矣自歎窮鄉末學弗獲早見是書以致功夫枉用老而無聞也別來進業如何聞寓梅里將以醫學著驗俗多庸醫今取古人賣藥以自晦夫豈不願又沉湎此凶災在足下亦非得已但慮茲事既患妨功復患奪志竊見一二十年以來朋游中多有託跡者初心未必果同流俗然往往漸失故我可驗習之移人深足畏也往者僕嘗假館郡中令先叔遺書相誡有云龍潭老人之言得毋可思於今未之敢忘特附此義進規足下倘能不遠而復乎古今人遇之艱難過於吾人者眾矣

答吳汝典

醫學未能信於人未必非足下之幸館穀無益於治生亦足喪志不止妨功不佞今日有如觸藩之羊繫廐之馬深悔少壯不能力田以至於此足下有意爲之較之醫業可謂猶賢乎爾終非敢望也治生一節立身攸繫亦孝慈所關吾人今日商此正如救荒之無奇策反求諸已七年之病三年之艾耕桑而外無餘事也不佞若得五畝三畝之圃率妻孥終老其間斯亦小鳥之搶榆人徒之無懷葛天矣視茫茫而顛星星何心復攜三尺穉子旅食數十里之外哉頃歸收穫酒熟芋肥不及與鄉里故人作半晌情話皇皇而東顧影自歎而已耿耿總俟面悉

與吳汝典

前者屯騎流聞闔門一番驚動目下想各返壺居也久欲
過候因賤體畏暑兼之亢旱農人桔槔之苦吁嗟望澤之
情不欲見聞愁坐一室而已非獨舟楫弗達也足下近況
如何新功又如何念之念之前示遺書二帙雖粗讀一過
尙欲抄錄幾件稍俟秋涼奉歸也令先叔遺劄復簡得數
紙先此附到其外更俟簡出嗣寄也秋冬之間令先叔葬
事卽未能遂舉恐決宜權殯北山此後鄉邑事勢正未可
知爲念疇昔舉家遷避之時能無瞻顧乎竊念足下於書
卷義理得力已多少年涉世未深人情事變或者有所遺

略學問實際正當於此研磨然後遇事沛然應之在家在那庶無悔憾不佞今已衰暮尋省往昔終是歲歲一墮人事罕接故每至於遲鈍失措耳足下抱此美志豈忍以閉戶書生畢此一生今日所養一有不至難以與人家國事也然正非尋常應接之外別有一項研磨別有一種道理也大舜耕稼陶漁卽耕稼陶漁以學伊傅耕築卽耕築以學爾矣不佞三十以前事物全不經心後交倪寄生寄生亡復得季心深受切磋之益然初病已深不堪策勵也足下其以不佞爲前車矣二房兩令弟讀書長進如何後學規訓二冊特煩轉寄初學唯有栽培根本正如植種是良

而終不憂稂莠也造次附此不悉

答吳汝典

年來館絆甚於往時以是親友概從疎濶如足下不至半
邇卽經年不得相見也向兄見過知令先叔窀穸將治大
爲慰心承委作志義固不可以辭但言之無文恐弗足揚
盛德耳時念尊先君歿後足下兄弟弱齡之日有令先叔
倡導於前令先叔身後兩子幼弱復得足下主其大事加
以教率異時孝友之風世世弗替豈非東海盛事遠近宗
仰乎諸惟勉之而已謹俟卜日既定一造柩前稍效執紼
以展存歿之情率此附復

答吳汝典

令先叔誌墓之文足下前書懇惻不可復以不文辭多費
往復抑揆以道誼亦有不得而辭者率爾具草殊愧俚質
但事取紀實似不足嫌惟於懿節尙恐闕遺足下更一刪
潤何如讓繼產以立義田在世則爲難在賢者特百行
之一耳往時二令先叔誌中已及之故不載令叔祖曾以
祠田經始錄序文見屬尙未應命他日不免專有文字又
不必篇篇俱見也營葬種種見足下致雲老書敬慎如此
深慰鄙心目下物力大艱生壙或可不作否況凶事不豫
亦禮也墓地去家差遠又闢穴近山脊殊難爲人力也百

凡料理務極精密詳備足下兄弟未貫茲事雖貫亦非一人之力所能任令姑丈鄔季翁可以相助其作壙諸役之勤惰良否與諸事之可裁不可裁朱渭老閱歷之熟細大可商卽不妨懇其指示往者吳擊千兄舉大事承渭老不以形跡爲嫌亦惟足下兄弟推誠而已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凡事歷過方無失蹉無有不然雲老才固長又經事貫故事物至目前便見條理可惜時日迫促不及與之細商也地遙身絆不獲稍效區區諸惟見原

又春來陰雨日多宜豫爲雨備臨時方不費力發引天氣晴和早一二日不害不必拘時日也埋誌卽遲遲不

書凡事固有本末輕重也

與吳汝典

足下近習教事自己體驗身心損益如何念自有知以來
先生日多一日誠不知於世教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僕自
省身爲此事既三十餘年於變化作興之道猶茫然不知
所措徒有技窮力索之歎中夜旁皇而已足下其有以起
予乎前晤且中
兩兄俱勤勤問及足下似欲相與究
竟醫學者足下有意一遊禦兒乎先儒謂切脈最可觀仁
又教思無窮仁也但仁與不仁所爭俱不在遠今皆從事
矣足下以爲何者尤難亦曾與向生兄商決此義否

與吳汝典

別後門中各各安善時得從商隱先生大辛兄訪問大略
差慰遠念但未悉足下用功如何所得力於學問又如何
也凶歉連年貧士支此困頓可知吾人今日困窮乃其常
分特欲不失所享以見志力耳僕水災之後繼以疾病無
日不在憂患中夙夜自惕惟一息尙存不敢忝所生之念
未之或忘而已然老而益衰不堪昏眊爲可悲歎近者商
老已梓楊忠愍公遺筆及溫寶忠先生母訓及令仲木叔
所輯忠節公家誠數種將有成書往年令先叔所編中丞
公集中有語錄一二卷意欲并付梓人以垂訓於後當必

仁孫所不拒者專走人以請卽望發來抄錄其原本一月後卽當緘壁不敢有失也適有小恙不盡所言

與沈敬夫

乙巳

原注先生晚年方受敬夫之贊兩書俱在未及門時

疇昔相晤言論之間見兄每爲色喜豈於鄙語有會心乎
祥平生拙學自顧如布帛菽粟初無足異而食之可飽衣
之可煖不敢同於他人譬若誇述海外奇珍卻於日用無
需也旅食半邇於茲六載無可爲解嘲者故遇兄下訪輒
爲喋喋唯冀及此少壯努力從事日有就月有將非特令
表兄之所切望亦知交之光也憶數年前寓居里中書聯
句於堂云四海良謀唯井牧六經大義具耕芸士友往還

朝夕所見亦鮮解其意者鄙人之意特謂農政廢四海困窮矣若欲綏萬邦屢豐年非井牧不可而學者深造自得正如服稽力田朝夕有事勿助勿忘而已若此淺陋已少同懷則一方志業可知用是長思結舌不敢輒向人言其所不欲聽者若夫人所欲聽則又非鄙人之所欲言但覺寡言之無咎辱兄信愛之深相見既稀復不能久言有未盡布此以當一晤

素臣令弟讀書不輟聞之可敬學問之事必由讀書有得方能無敝陸象山雖云若不識一字也要做堂堂正正之人此爲泛讀書而不知修身者言之可耳豈知人不識字

做人縱有可取錯失處多看義理終是偏枯不中正也聖
人人倫之至事無大小俱有成法不讀書何由得其成法
而循之不失之過與不及乎醫卜種植之類尙不能廢先
傳而況其大者附此道意

與沈敬夫

久不相晤想吾兄躬耕奉親之餘讀書所得當益深也凡
人負此血氣心知立於覆載之間何事不可進取故孟子
曰有爲者亦若是也某衰老已矣惟兄及此壯盛努力從
事正如服勤於春夏乃望有秋耳富貴福澤有生之厚未
必非天之所薄貧賤憂戚賦命之薄未必非天之所厚古

之人從此劫入故能不失所亨也易之困卦剛德爲善義可見矣率附不一

答徐重威

一載之中相對無幾殊懷歉然臨行念足下賦別之志歉爲有加惟足下本此志以爲學終身如一日則何學問之不大有就乎蓋人學問之際未有不始於親師者親師則理義之學有益卽俗學亦有益不親師則師之愚者無益卽師之賢者亦無益也巫醫之人只望人疾之有瘳其實師友之心皆然但世人知巫醫之用心而未察師友之用心或者所見高下大小邪正遠近淺深有如水炭之不相

入則不得已而如醫者之囊藥而退耳不佞館穀餬口二十幾年子弟閱幾十輩而志合者不能數人非獨不佞之愚與學之俗也足下文字之業將來不憂不日進但理義悅心之際慎勿爲流俗之敗溺耳自初學至聖賢只有擇善二字擇人而交擇書而讀擇言而聽擇行而從吾人終身功夫如是而已而要本於一誠足下秋間格親一事可推其餘矣

與徐重威

鈕筆客來言四令叔暨足下一門安善慰甚又言今年租入全以委之邢老管事可喜可喜孝經云居家理故治可

移於官事有大小理則一也凡爲天下與國與家總非一手一足之力其要只在知人善任而已故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吾人日用苟能知急親賢之爲務則於道思過半矣其失之者亦鮮矣不佞往來郡中見諸家紀綱未有若邢老者故聞而樂之若足下於其大者苟能推此而一一得其人而任之不亦善乎因平日見信之篤附便言及

與徐重威

入夏以來念及足下輒思鼓枻一晤其如賤體近來屢屢疾作五月間不能進飯六月初得楚老藥之而愈七月下

旬復病八月下旬返舍方得進飯不敢服庸生之藥以取
喪亡委心任運目下差得小愈故能執筆致問不審尊君
自六月中旬信後更得平安家報否足下初任重擔不審
近來諸事安妥支吾頗不費力否事無大小內以謀之四
令叔外以商之施先生老成更歷事故必無蹉失也諸惟
敬慎人情叵測勿爲所乘勿輕動意氣意氣最害事也

答徐重威

辱手教懇懇於義利之際具見用功近裏將來所進宜未
可量大學咨嗟於末簡孟子反覆於七篇蓋不特王道霸
術君子小人於此焉分實人與禽獸所自判也吾人雞鳴

動念以至解衣就枕事事體勘刻刻檢點正要此際着力
不甘輕易放過以自卽於匪類者此也今日普天之下勞
心焦思殫精畢力卻爲何者鳥獸不可同羣非斯人之徒
而誰與念之真堪痛哭惟富年有志之士百倍珍重而已
承諭十畝桑間僕之素懷非一日矣願此亦有義有命不
可必也至於後人之計則又不在此孟子云君子創業垂
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子孫獨憂不肖耳苟爲不
肖雖萬頃何益苟賢矣雖無立錐何患哉且未論古大聖
賢若舜禹伊傅開國承家且如漢宋之間如倪公寬范公
仲淹呂公蒙正諸人何嘗賴先世遺財初亦何嘗有中人

之產以給餽粥哉去秋足下謂我當攜兒子出門不令長
在母懷斯言夙夜在心未之敢忘今定於九日挈之至半
羅矣此俗登高節也泰山之與邱垤類也高莫高於讀書
上達故特以寓意焉承惠佳墨以及兼金受之不安適墨
將乏用金則藏爲兒子就傅時贄幣之將彼時亦省一番
經營揆之於義亦不大害但愧無以相報耳西山先生行
義曾熟看乎先生有言此人君爲治之門苟有用我執此
以往然實則士人爲學之門也修己治人原無二道看易
近益有得乎粹復不盡縷縷

與徐重威

歲前度能與足下兄弟款對幾日不意事勢至此竟爾弗
邇可歎也今年肄習所同何人大凡朋友志尙先不卑下
方可相與有成若一向同乎流俗則雖朝夕皇皇不過努
力下達而已足下生質素厚志趨亦欲向上所苦不免流
俗之牽東方先生所謂利鎖名韉是也武塘丁兄聞之佳
士也今復其事否良友不易得願與久要焉廉伯兄寓舍
密邇時從往還必有益也道遠希得會面附此區區少壯
歲月統惟珍重

與徐重威

相去日久一夕晤言固未足以盡所懷復以憂悴之餘身

心俱苦尤難支吾晨夜也別後甚歉甚歉足下秋來讀書興味當必大佳子恆兄力學如何僕衰憊益甚日常動息唯有悲歎窮廬而已拙作附覽可以得其近狀矣足下生質自美而不免習俗錮之是以未見過人東方生所謂利鑠名韜沒人真不淺也吾人一日但能以半日應酬及游意藝文以半日讀正項經史其應酬游藝及讀書一以照顧身心爲主則自能日長月益願足下以僕爲前車之鑒勿迂闊視之自箴約語各一足下兄弟試同覽焉未當幸以見示

答徐重威

不晤日久念想爲勞承願復不獲見所爲益惆悵也絲履之惠僕所不穿但不欲重拂雅意留贈薛楚老以報方藥之賜則猶足下之起我疾耳尊君令弟遠出目下租入不免足下獨勞聞嘉秀兩邑秋成不均特甚不爲分別則無以服諸佃者之心一一分別又慮不及精詳足下何以處之矣家國一理事無大小處之各得其道方爲實學使者行急猝復不盡

答徐重威

溽暑之中精其筆墨遣人遠致手書深感愛我之切僕自閏月以來賤體抱疾未嘗愈也然飢來驅予不能自由曷

勝慨然所諭祕笈之書竊意雲老未必欲印僕亦不欲相
勸蓋此書與黃氏所藏農政全書版不同況陳繼儒近代
得罪名教之人也徒以生於末俗故令得保首領以沒惡
可容於堯舜之世乎往時之刻在高氏已爲無識尊君有
意修之殊爲不必天下人心陷溺極矣士不得志於當時
諸於世教有害者不克掃而除之則亦已矣可復推波助
瀾乎戊戌之歲曾與尊君商及莫苦選存幾種其餘盡削
剗剔之迹沾梨棗於坊間亦足以償異時質物無爲復起
事端益費貲力也若乃養生之說自昔堯舜禹湯文武周
孔思孟未聞爲之愚不敢學也程子有言夏葛而冬裘飢

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僕平生服膺唯是而已然已有
所不能何敢效山林枯槁之士遺棄人羣自私有盡之形
軀爲哉嘗思陳白沙陽春樓靜坐三年因而有得不知三
年之中人倫事物闕失幾許果其有得當自痛悔往不可
追而復沾沾色喜持以教人是誠何心哉鄙見往往與人
難合大率類是然不能不爲知己一竭其愚也

答徐重威

庚戌

接來劄具見志尙向前喜曷可勝但所云脫卻羶鎖何言
之易也言之易則踐之難可知實未能也良知之言於初
學之士志卑氣恭及沈酣流俗而不能自拔頗有激發處

未爲無益但其病根已伏於此是以君子惡之僕三十年前無有名師良友指示學問之道亦嘗努力從事恐不祇若足下今日所謂惘然者久而悔其無所得且將入於蔽陷離窮而猶自以爲是不覺其非也逮後遜志於濼洛關閩之書於先聖賢遺經反覆潛玩始慚向之高趾遠日指日聖賢之態始於無恥而極於無忌憚皆其有以長己之驕而益己之慝是以痛捐夙習以求一日之當乎理道於今茫然若涉大川之無所止泊也然此習心旣已深鋼尙苦乘間竊發爲存心修身之害願足下鑒此勿踵厥失也世方濁亂正道晦蝕衣冠之子卑者溺於富貴利達高者

禪學而已究竟卑者害淺而高者害深有志者不可不深
察而明辨也前聖遺經昭若日月人特自絕於日月之照
臨而索之杳冥深昧之域故失之耳初亦何難辨哉尊君
前以著述示教欲僕稍爲商訂所以不果來者非欲爽約
也非故爲難也岐黃一道向未之學故弗敢贊其未議耳
凡百學問俱有門庭闢奧即使粗涉其藩籬猶恐輕率爲
言以貽後世之惑以來明者之責況全乎未學而可妄以
私知小識測之乎其爲尊君之累懼不淺也此意惟知己
鑒之令抑威弟尙宜多讀書少涉外事爲主日涉外事不
但壞人品地雖於家道亦弗宜也承有初冬見過之約此

不敢當鄉土荒涼弗堪人情多不可測又僕旅食於外家中無人款接徒滋不安若欲學問相長則百里之間多人往來筆劄儘便餘不悉

與徐重威

近得連晤又得爲信宿之聚亦近午來所無者足下以僕衰病之餘視疇昔進退如何吾人平日爲學大指專守孔門博文約禮之訓以終身而已讀書窮理博文之事也切實踐履約禮之事也願足下日用功夫篤信勿惑也孫商聲兄湖濱之秀傑也素館潯溪有令望矣今以凶災異常吳江人家罕復有延師者故欲於吾郡覓一館席以支賦

稅前者曾爲足下言之而未及以此意商之施先生及尊公故特再及之語曰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文學道義若此兄何可坐視其失所乎且人家延師得若此兄者實亦子弟之幸不專爲此兄地也凡事無門大小專爲一邊必不可爲僕與施先生一輩人老矣足下樂多賢友似此少壯力學之人亦正不可少也人惟良友之益無窮僕所以老而皇皇不能自己者以是耳切惟留意施先生與尊公前煩各致之不更啓

與徐重威

庚戌

小僕東行以一緘令其送到想入覽也所商孫兄館席有

可爲之地否念之念之孫商兄與王寅旭先生皆以震澤水災甚於吾郡故相知胥爲之謀或授經書或課舉業無不優爲得使自食其力而無賦稅累其胸中則亦友朋之責也今語溪已得一席可以處一人矣若於郡中更得一席東西分教非特兩賢俱有卽次之安我等亦免伊人水涖之慕也張佩蔥兄足下所夙欽其道誼者今以便道來訪施先生與尊公及亦臨子恆諸兄知足下樂爲之周旋因以請教之也世教久敝人才淹鄙希賢希聖之士常千百里無其人今遠近同人志應如此可謂吾郡後起之幸天道無往不復每思我生之初雖盛平無事然曾無一人

好修如目前諸兄亦未聞有一人言及學問之事者不謂
衰暮觀止剛長景召正如漢文時山東父老願須臾無死
以見德化之成也興言及此何勝喜躍施先生與尊公必
有同懷不及另啓卽以此白可也

答徐重威

辛亥

足下前書阿蒙句甚善充此卽希賢希聖不難矣人所患
苦惟不日長月益自少至壯壯至老終是此等人耳大學
引苟日新之言論語有一日用力之語只爲不甘心於舊
時行逕而已足下近者深念萬物一體而惻然於凶飢流
囚之人此念甚不薄也本此充之使滿腔子無非惻隱之

心則庶幾矣然亦須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正道理
一而分殊異端二本而無分之義世人自己膏粱文繡而
不顧人之飢寒者固非亦有加德於僧尼道士而不卹門
內之艱難者亦非也凡說道理每體驗到身心日用方是
不爲空言二理至郡來訪足下兩次俱不遇一宿於尊公
一飯於令弟想無人言之故不知耳不必爲疑然世多有
以婦女僮僕不曉事使其主人得罪於君子長者亦不可
不察也僕老病日甚而家貧于幼內治田桑外資教學方
免死亾諺曰不做不活安敢望休養乎粘壁二則附覽

世人論學多說做聖人僕只說士希賢賢希聖世人多

說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僕只勸人讀書世人多說精一
執中僕只說遜志時敏允懷于茲下士晚聞道聊以拙
自修如是而已因見信故及

山陰先生曰常思一日所行不負三餐茶飯否況此凶
飢目前之人糟糠不給奈何不夙夜念之

與徐重威

王子

抱病而來承足下惠我以藥物益之以凶年之玉其欲生
我之意誠殷殷也感何如之到家臥起十日服楚翁方十
劑初五日用老相招遂往語溪又服用老藥十劑賤疾已
去七八竟有再生之望矣但念涼德末學猥承諸相知之

明德不能無所愧於心耳病起之後卽當乘此涼秋佳日東來作晨夕晤遊爾時道義相厲以稍淑餘生庶幾有當木瓜之義云爾恐尙繫足下遠懷先以附慰久不能親書作此亦欲足下知目下精力粗能自支而已

答徐重威

甲寅春

旬日以來脾氣略健然十之七八尙未愈也承賢喬梓垂情屢以良藥見惠感何可喻古之人一食而慇懃於冥報有以也亂離之中人皆廢學坐使經籍道喪異時無以應明天子之求自古歎之願足下敬守家學勿稍怠遑也老病餘生妻孥亦度外置之矣將來擬造一小舟坐臥其中

隨其風之所至而休息焉則與知己得以終朝累夕談說
遊遨於菰蘆苕藻之濱桑麻禾黍之側矣足下能從我否
乎雲翁製得腎氣丸昨日服起明晨當與來藥并進尊先
生前致謝不盡

與錢子大

亡丙

數年聚首今日遠違能無念之足下自審近來志尙及日
常動履何如自古聖賢教人爲學之方無不徹上下而言
不可視爲迂遠闊於事情非此日切務也天道十年則一
變人事十年則一周夙夜存心能從親賢樂善遜志時敏
之語實用其力卽將來所就自能過人令外舅令長兄人

楊園先生全集

卷之十四

書十三

三

品學問不讓古人先尊公所以貽其後人真不薄矣足下
敬承此志繼述之光寧有他哉惓惓

與錢子大

己酉

接讀令長兄手書知足下近無所失又聞令室已親家政
又稍稍育蠶此皆可喜古之聖賢修身齊家之事實無甚
高難行惟是庸德庸言此心不敢自肆內外大小克勤而
和則休祥集其門矣足下自今年力日進但能使血氣漸
定遇人則辨其臧否遇事則審其是非好惡取捨不回不
惑即可爲克家之子矣故人區區所爲與足下二三骨肉
至親昕夕期望者豈有他哉昨在烏戍見二理求執弟子

禮於凌先生之門極爲懇誠夫二理年已四十厥子已長於凌先生則又自忘表叔之分乃能折節如此不覺與佩璫兄弟嗟歎以爲有橫渠之風此其好學可師也論語三人行必有我師又云見賢思齊凡人惟是秉彝好德之良真切不已卽人之善無不可於已取之而有餘而視彼自暴者拒之以不受自棄者絕之以不爲真下愚之不移矣僕與足下朝斯夕斯不覺九易寒暑愚父子所叨飲食脯脩之惠可謂豐且久矣又重以尊先君之成命隱懷深疚惟是不能效分豪之益於足下而足下自去冬別後首春見顧者一繼此遣使者再用意何其至厚但僕之所望惟

願以德義自珍幽則有以仰對尊先君而無忝明則可以
大慰令外舅令長兄而無歉則僕之面目得有所施其爲
寵光何啻百朋之益而已惓惓私懷不自覺幅紙之欲盡
也

與錢子大

前往鹽邑不意三宿於朱令姊丈家歸途因呂先生行迫
不獲停舟復晤足下欲言甚多懷之而返至今耿耿也但
念疇昔數年朝夕無大小淺深莫不與足下諄復言之今
日雖更連牀累日不過丁寧重複不能有加也臨行自箴
之作言約義長鄙人平生所見祇此而已自謂可以對令

先君於九原者已無他義唯願足下反覆以思無置罔聞也其最切要則癸卯初冬粘壁毋聽讒邪而薄骨肉勿比匪人而遠正直二語及粘遺安堂柱故家子弟二條足下豈忘之乎若果終身守此古人所稱克肖所謂保世承家恐亦無他詩云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豫之六三遲有悔其上繇范刻作爻曰成有渝無咎程子曰人方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當少年之日上承祖宗之庇不知有生之艱不知全身之難鮮不以逆耳之言爲惡懵然如醉夢之人他日潰敗之後焉有不悔悟者但至此乃悔雖悔莫及故聖人以遲爲戒然猶愈於不知悔者故雖成而猶

望其淪也此等義理講之已久當必未之忘也
故再爲足下陳之宅間今年不延師傅實是不祥僕與令
外舅令長兄苦口二公以爲必俟足下自發此意方能受
益故不免有坐觀成敗之失夫人一日不學百邪並作足
下目下自顧不知何如外附四題試作文字見示履芬按
疑有
脫字苦口下

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法語之言 二段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有孺子歌 二節

與錢子大

足下前者得罪於令長兄 必爲匪人所簸弄欲使足

下孤立也今頗知悔否春秋傳云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翦其所忌而後動於惡此足下童而肄之者也此義有何難明而受其蠱惑至此足下不幸無父內有長兄外有父相與夾輔使得成立所謂無父而有父也若足下能成立能保其家則彼亦何利焉故巧肆其離間也

范刻以下疑有闕

答蕭載臣 辛亥

僕已久欲造候尊公昨商隱先生在此卽欲同來呂先生挽而止尙須再至也吾人功夫只存養省察二者相爲始終無少壯無初學成德自強不息唯此而已造次顛沛必

於是夙壽不貳修身以俟修者於此必者於此也中庸首
章先存養末章又先省察蓋二者如車兩輪鳥兩翼廢一
不可其克治則固有偏有失而後用之省察之繼事也讀
書是士人恆業故特言之其實無所往而不然世之務博
覽者知讀書而不知從事於此爲異學者好言未發之體
而不讀書是以非無美質而衣冠之子求一言一行之幾
於天理而不可得也所論大指已得無他精義合姪生質
既醇厚但以義理之書浸灌之足矣課讀不必過勞不一

答董載臣

辛亥

足下之行固有沈溺之道也初聞大爲惋惜已而見仁左

昏惑可知外誘易奪不敢深咎足下矣七月中旬疾作於海濱生死存亡不能自保則又有我躬不閱之歎至八月初賤疾稍間從
兄弟得接手教并所致
兄弟書知雅悔於志隨作辭歸之計此爲復之不違重爲足下喜矣但其中有不能不蹈流俗之失者家貧親老之語每見世之勇爲不義者多以此藉口夫家貧則有固守之誼親老則有志養之文聖賢遺訓至爲昭明未聞身之不卹而卹其家子實爲之而歸過於親者也抑胡不思之甚耶記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平日讀書求志得方不得力全從應事上驗之往年沈丹曙兄不能勉從寅旭先生

木
之勸而就京邸之館到彼大悔厥心而歸歸而深戒朋友
并以進取爲決不可可謂過而能悔悔而能改者矣今日
不佞亦無以爲足下贈也卽所致書中勸勉仁左者
乘此悔悟之後一切自新斬然樹立而已力疾草答不盡
所言

答董載臣

壬子九月

兼金二封領到來日當卽致舍親矣災管繼作遠近震懼
上天誠不知其何心深念吾人久於覆載間作一大穉當
此無一事能爲補救徒有臨淵履冰之心夙夜惕厲省愆
遷善以庶幾於譴罰之惟輕耳接手教具知新益僕無似

何以相助惟願誠切用力日新不已而已四夏兄篤志好修正可互相資益匪特蒙士聖功爲得宜爾日前聞此爲之兩慶相見當道雅懷

與董載臣

癸丑

承賢昆仲欲遣一力代某筋骨之勞不圖先有所往此僕之命不當稍安也然感相愛之雅則已多矣張企周兄少年合志友也今以室家不愜之故棄偶而出某憂其易至失足意欲商之尊公不審山中別業可稍留之爲讀書之地否懿德之好知有同懷附此不一

答董載臣

癸丑

朝暮漸涼足下與呂家兄弟讀書之樂樂何如人在往古
來今之中雖及百年真同一瞬終身履道何能不汲汲耶
流俗勞攘無一息及於學問營營視息下齊羽毛鱗介抑
何忍此遺體之重乎足下將來賣藥之說聞呂先生云出
自尊君意想因足下近來進取意輕故激而出此耶大孝
尊親其次不辱處舜德爲聖人畢竟在尊爲天子之上況
求則得之舍則失之與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分數蓋大
遠耶人家子弟少年之日最患無志有志矣患生質不敏
生質敏矣患衣食不給衣食給矣患無師友無是四患卽
有百幸不佞今日垂老無聞自顧少時亦非無志生質亦

非不良至不幸在無父而困衣食又鄉無善俗里乏師資
以是碌碌一生以至大耋之嗟猶賴秉彜之良不甘自棄
於流俗求師求友於與居與稽妄希尺寸之益以無忝所
生也以視足下今日備百幸而無一患奚啻霄壤乃一旦
將下喬木而入幽谷此嚶嚶之鳴所爲不能自己也他日
容就尊君痛言此意以成足下之志也前晤時憂及復公
恐不能遽返初服誠有可憂者人非豪傑鮮克自拔一入
世網所謂利鎖名韉陷人深矣正如素質旣就染肆紫綠
碧黑惟人所爲而已輾轉思之徒有歎息所望渥而不淄
我朱孔陽爾語類之書看至何卷所得力者如何近日人

將從事於考試又是一種勞攘此中正好體驗自己學力
呂先生歸極望寄信海濱當同何先生西來相見亦知不
遠

與呂仁左

辛亥

前者六月十八遄遄小价輟農工南來專欲激足下之怒
而動其愛惜物力之心也不意足下怒則有餘而愛惜之
心未之一動嗣後所聞且將益甚於前日可謂沈冥於豫
弗念厥紹者矣孟子曰不仁而可與言則何匹國敗家之
有僕至此已宜付之歎息置之未如之何而已然念令先
尊君疇昔之交好與令外舅少壯以來之分誼與足下近

自三載之間曰師曰弟子已非一日則猶未忍愬然坐視等之道路之人者故爲述其本末而冀足下之感悔焉不佞棲息語溪之日足下未生也尊君年方少而志行有高於人時賓客滿堂而於不佞殊不落落故僕亦雅愛重之至壬辰之歲攜家以歸而尊君亦已下世矣若令外舅則三四十年道誼之篤桑梓之中亦無多人往年尤氏之子昏迷無度而小女死於非命則又與不佞奮同讎之擊者也是以年來足下過從不佞未嘗不以故人子弟相處其視一日之長意校殷殷也今足下舉動若此非特自待過於菲薄亦使不佞有何心顏以對生死之交乎去年錢氏

之子一番決裂不佞屢語商隱先生云使令弟之視長兄

有如仁左之視叔父豈不甚樂且同人每稱百里

范刻作我里

而西子弟之賢無如呂氏用老父子使仁左無父而有父

兄弟使仁左無兄弟而有兄弟而仁左之於用老不

啻父子於兄弟不啻親兄弟一門孝友真不易得而

今日足下一比匪人百度迷亂竟至於此可爲痛心也且

使旁人指而摘之曰彼夫之門東有錢子大西有呂仁左

是又使不佞有何心顏以對鄉黨朋友乎孟子曰西子蒙

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

上帝今誠欲改轍易轍以圖自新在足下一念轉移之間

而已試且清夜反覆以思先人之遺體宜自愛否祖宗之遺業宜敗壞否盜賊劫人財命使人寡其妻孤其子彼匪人之心術有殊盜賊與否與其內不理於伯叔見憂於寡母弱婦見輕於僕婢外見絕於師友見快於嫉惡之人見唾訕於鄉黨以滿足匪人之願欲循此以往可以久長而無患否不讀書好修不顧人非笑衾影自顧面目不可憎語言不無味否何如一旦翻然復我故步內外親疏之人有不欣欣然喜色而相見乎董載臣朱復公皆足下之親戚相愛之至者也載臣貽書勸勉甚力復公行且不久到此其意可知也使足下終迷不復其亦如此二人何不佞

病且一月不能執筆久矣力疾草此萬惟鑒此而三思之
與呂仁左

前日所獻鄙言足下以爲然乎以爲不然乎其以爲然則
當有見可之語其以爲不然亦當有辨論之辭不應竟置
不理也今有兩題可作文字示我讀書作文隨處皆可不
必定在書齋也日暮文字不到明早將扶疾坐索矣

見不善如探湯 子絕長者乎

答呂仁左

愧恨一念必不可無但 自問此念誠與不誠耳誠則能
改圖自新不誠則徒然爲欺人自欺之語人之喪失其良

心鮮不從此益甚也大抵人之過失多出於不知而爲之知卽能悔若知而猶爲之則爲怙終之惡也又不可不內省蓋此際關係非細微耳來文一篇領到王先生令叔已皆見之矣次題卽望作之

答呂仁左

不佞非欲人多作文字者出題索文蓋欲足下緣此收束其身心不使放縱耳尙書三風十愆俱以敢有二字發端蓋人身心不檢束卽將靡所不至耳足下前此爲匪人所牽此爲欲敗度其繼爲匪人所教輾轉作過此爲縱敗禮所以一旦至此皆由不自檢束其身心而已古之聖賢猶

然檢身若不及慄慄危懼若將墜於深淵者豈虛語哉豈
真迂闊哉來教自後當潛心以聆訓誨何幸得聞此言太
甲曰既往背師保之訓不克於厥初尙賴匡救之德圖維
厥終願足下持此心至於恆久令先君九原其日望之矣
某又啟

與呂仁左

癸丑

胡祥甫遠近瘍科未有能及之者也又其爲人不佞與佩
蔥素所敬信足下就之治瘍可謂得醫竊謂疾之遇良醫
猶學之遇良師也但能篤信服從所患當必去體語曰去
疾莫如盡又曰病加於小愈願終始一意敬之信之自身

日常與居尤宜慎節既不可忽醫輕於疑貳復不可全恃
得醫百不加慎也弗及面晤切囑切囑

與呂仁左

足下就醫之後所患能全痊否念切念切令先君葬事既
已在心令叔所商耐祖之說就目前事勢而揆莫踰於此
爲子孫久遠之計亦莫踰於此謀之既臧惟在爲人子者
夙夜矢之必舉而已斷勿回惑也令先君早世足下方在
襁褓泣呱之日自非伯叔在前多方保護教誨何以得至
今日至於令叔義方之愛不殊已子願足下終始一意事
無大小稟命而行內不惑於婦女之細言外不遷於婢僕

之邪間則庶無後憂矣至兄弟當親愛如同父載臣復公當敬信如弟昆此毋論修其孝弟必自此始設或一念微隱之際稍有乖違便將得罪於天古之人有言曰食息動靜無非天者天豈遠乎哉不佞念在世好往歲重以令叔之雅忝居一日之長不敢不效忠告之諄諄也

與呂

東莊左右禾向秀實豐年之玉孰有踰斯方此梧桐露冷叢桂芬舒明月在庭吟聲達戶冠童相對各無愁心興味殊不易得也尊君歸來能謝世網到鄉其數晨夕乎古云陋巷憂中樂耕莘樂處憂在同志體驗之何如耳仲秋丁

亥燈下

與弓

冬來瘴作之家幾於十而九哭矣門中子弟皆無恙此自天佑非人力也家兄之來若或使之然非尊君之虛明亦何能竭其所知乎自當上念祖宗之培植與造化之有相未可專歸功於家兄卽家兄亦何敢居之以爲力乎大凡福慶之集益思修德以應之此與遇災而修省同一意也吾人所得自爲以是而已早間工作來築垣墉適與令弟言及夙興夜寐與夫明作惇大之指此卽修德之實也附便以聞于樂仁左并致之

與朱復公呂

郡中不及與諸老弟同行者固緣冷人踐熱地有所不宜亦緣二三蒙子不當大放也大凡耳目所接無一不可省驗在已嗜好之淺深得失老弟今日至郡一郡人士畢集於此百貨亦集於此耳聞目見比在家之日大段不同此際正好用心體察也目下卽欲得喪不以係懷固有不能但須時時提教此心常向高明一路卽流俗不得牽拽以往將來自有過人處也世人作事鄙猥者多語言差異者亦多然不可謂其全無善者若有可采取弗以葑菲而遺之苟其反是探湯之疾必不可少其珍奇玩好直應糞土

視之若遇好書宜多方設處買以來歸雖資斧不足可弗
顧卹也黃勉齋輔慶源兩先生昔嘗戾止吾里文集當極
留意憶僕二十餘年以前赴試會城見飢殍遍於衢郭則
惻然不忍觀聞而秀才皇皇營求進取則實深鄙之以是
入城惟以尋覓舊書爲事出闔獨步湖山僻遠之處徘徊
竟日而返暮息寓所則與知己緝閱晝間所得之書胸中
浩浩未或以得失動念也然終不克自力老至無聞適足
悲歎而已居常省念平生得力多在信命二字凡夫讀書
不隨世趨文字不追俗好與處身靈滯寧迂不敢犯義妄
求以求苟全硜硜之拙守惟此差謂微有過人特於義理

弗能精求其當往往悔吝隨之諸老弟正此英少願各努力自勉別去一旬又半何勝係念友生某謹啟復公

諸老弟世契

與呂三兄弟

近者固知足下兄弟爲銷圖入圖之事尊君不在家酬應爲勞令母舅之來蓋亦爲此但人事應接何人無之人之一生各有所重足下兄弟方此少年還以學問一項爲終身極重之事日間應接之餘便可讀書日間無暇早夜亦可讀書不宜置若度外也三四兩弟先生不在自是兩兄責任然未有不自己身先之而能率從者望足下兄弟檢

東身心自朝至暮仁左近日意思如何爲我道意千萬珍
重珍重

與呂 三 無貳

晤言半日遽爾別去耿耿之懷不能自己目下身在秦谿
有懷未嘗不在廊如樓也去歲曾以足下不以事物經心
爲一言之規尊君屢見稱許自今觀之未見足下之有異
於昔也頃者令母舅在睡覺之餘廓如樓之碁聲不輟吟
誦無聞實慮足下兄弟不免耽玩墮業喪志重可惜也附
此相警唯日省之語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以慰惓惓
晉人風流坐致中原陸沈文士習氣可以敗常亂俗吾人

當痛以爲戒

與呂

前舟中器用風爐一茶卮一錫壺一宋碗二飯碗三茶鍾
二今付來少宋碗一飯碗一他日舟人來將上也庭竹加
泥當在八月此僕人半日之勞簷下便器三日五日一出
亦僕人舉手之力有何難事不待請於尊君而可令者乃
至今未見一簣之覆便器流溢於地穢惡弗堪足下兄弟
若不見聞而已至於几案書籍筆墨之亂擲與夫齋頭之
灑掃有所不及則亦自家分內事小者如此大者可知近
者如此遠者可知不佞所謂不以事物經心者是也

與兄弟

古人讀一書便得一書之益欲得其益必先知此書之好處今童蒙訓既皆展讀又加鈔錄見得此書好處何在覺得自家進步如何請試言之祥問無貳仁左

與呂

尊君會城歸未暑月遠涉得毋勞乎應人之求固有不得已可以稍休亦宜靜息旬日爲怡神之計也向者仁左擔石之假不過推錢先生愛我之意以及我之友朋不圖此後卽有遊蕩之事不佞旣悔於厥心蓋雖纖微無足供其浪費亦未免助成其惡之一義也然未有急於取用之意

以自此相距秋成尙有兩三月之故但別時旣與不佞期以十有八日則此諾亦所當顧不應復有二三以欺長者特如期遣小价走領亦所以使之知浪費之不可也非特內顧之急而已下服一件小兒附上王先生者諸惟努力不一

與呂

金陵人還尊公回信云何歸期的於此月否想門內各各平安可無虞所不能已於耿耿之私前書多有未盡之語非得早與尊君面悉他日必將悔之偶於語類讀夜半聞子規一條頗有感發雖疇昔事於今未嘗不切切繫懷也

足下兄弟日來讀書興味若何不謂載臣又以首疾而歸
聚散真不可常風便附此

別楮

謹言慎行無論在家在外宜無不然吾人一生惟有讀書
之樂餘無足掛懷也願足下兄弟深體此意偶思易義否
之世三陽在上聖人以陰德方長卽有儉德避難之文至
坤之四爻則斷以括囊无咎无譽之象占示人矣蓋當此
之時有咎不可有譽尤不可至明入地中之卦則其利惟
在艱難守正聖人繫彖則云晦其明也東漢諸君子以不
知此義是以及於難豈非千古明鑒又行

與呂兄弟

別來忽已旬餘日新之功宜如何也前日所書人生小四時之說人所同也去年所書最難得之說足下兄弟所獨也既賦難得之資又備難得之境得天可謂獨厚可不勤思所以仰對獨厚之意乎不佞自維二三十歲時志雄氣盛未嘗不以奮乎百世爲心及今碌碌以老祇以庸夫涖齒無一可表見於時言之痛心也自古人物之足千古者生平志力之用希不剛毅弘遠過於一世大學序所云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又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目下將往海瀕百里之遙舉首西望暮春樂事不遑其之深念足

下兄弟及霜威巨平載臣諸年少相知伏冀各各努力相
與敬勉中立先生此日不再得之章日宜三復也附此不
盡惓惓

與呂無貳

昨以一緘寄載臣家當未能即達也尊公南中回信度決
到矣懸懸之望何日能已於懷耶暑氣轉烈不敢遽爾出
門桑戶之下唯看語類一事至六十二六十三兩卷索之
不得不知偶遺於佩兄案頭抑尚在力行之堂耶煩一檢
點見示在則即以函來爲至樂耳附便不盡所云

與呂

癸丑

月初信後復得金陵書問否門內各各安善可知令尊君遠出內外和靜足下兄弟閉戶好修能慰尊君不懃遠念此今日事親一大節目也古人所稱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豈有他哉日用百凡尤當以奉盈執玉爲心人心最靈智道理只在目前思則得之一言一動卽有是非得失吉凶悔吝無不因之前書所言謹言慎行及去冬作圖以示令弟莫非此意也不佞暮年讀書所得無幾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遊衍之際愈見親切所接人事亦惟厥鑑不遠及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二三處而已記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日來暑威稍退將有海濱之行度相

見之期尚在兩旬而後故爲足下兄弟申復及之疇昔所
寄孫商老書附覽若使人往金陵家報中可函入質之尊
君也前聞漢園計固已痛惜三日來又聞大辛凶問人生
覆載間真與蜉蝣朝菌不異後死者朝乾夕惕何能自己
又不特友朋凋謝之悲而已

與錢子爽

足下去後宅中俱平安無事尊堂亦安適但朝夕之計乏
人料理殊爲困頓耳令妹已納姚氏之采矣亦出尊堂意
及大也未行鳴臯與之相商而行其禮在豐儉之間貧士
家風如此爲宜若彼處勉力而從豐則足下他日必有所

不能勉矣。尊先君在日，百凡勉所不能，焦心勞思，至於斃而後已。至於今日，誰復相念哉？言之可爲流涕也。足下此行不佞絕不之聞。去年器重以蛟川館地爲言，足下以爲不能遠出竊以爲其說竟寢，不知何故。復有東遊之事也。盛族之人紛紛揣度不佞，不敢信其果然。然何能不以多言而起投杼之意也？吳忠節公有言：人品須從小做起，權宜苟且詭隨之意多，則一生人品壞矣。今日讀書人犯義犯刑之事，一切不顧，故不佞迂見以爲凡人必能有所不爲。然後有以自立，不然便與鄙夫小人無所不至一類矣。足下未嘗出門戶，今正所謂立身之始，不可不慎也。有便

卽宜早作歸計若館地相羈則須待仲夏一歸秋間再往亦不失爲竭力耕田供爲子職之事不佞平日所謂擇不義莫若輕者也其餘更無可爲者矣讀書當以溫經爲第一義他人五經未能盡讀尊先君課足下自幼熟此今不可使忘義理之門舍此更無可求昔年有事於漢書讀而未竟適更尊君之喪而中止若有善本可借則假以讀之若無從借得則覓一史冊觀覽文藝殊非急務幸勿虛擲光陰也今年晦仲在寓同事日嚴欲出而尙未能爲念昔年與足下兄弟叔姪十餘輩早夜瞿瞿吟誦之聲達於道路真不勝聚散存亡之感矣諸惟努力不悉

與錢晦仲

足下在家日久何以不再過我耶昏姻之事不佞時時爲念不偶如此在足下亦當輾轉反側矣古之人寤寐以求豈惟好色之故哀窈窕思賢才天理有所不能已耳更有欲爲足下兄弟一言者不佞受天之戮吾親見背極早不逮一日之養終身至痛莫大於是足下兄弟幼而喪母可謂不幸猶幸老病之父在堂無恙斯亦爲人子者日夜籲天而不可必得者也菽水之將在足下兄弟可不及時以進乎古人有言椎牛而祭墓不如雞黍逮親之存所以愛日之誠有所不能已也而况尊君食貧已久衣食之需已

爲至約二子合力以供宜亦無難雖難不敢不勉足下何不與合兄商而力行焉

與錢晦仲

前足下從尊君過我時言論甚洽僮來接讀所教殊爲可駭豈令兄忽有異同之見耶爲人之子而使其親有不類之語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果爾則其責仍不得不足下任之也如何而可以說親如何而可以盡事兄之道子從父之令不得爲孝卽弟從兄之令亦豈得謂之弟乎孟子從兄之義恐非以曲從爲義也以諭親以道爲孝之大則論兄以道斯爲弟之大也人要讀書識義理此等大綱豈

卷之二
一
得不深體而力行耶尊君手書附返可存爲省已之資僕
所不願見不願見某啓晦仲世契足下

與錢晦仲

一春在家屢得過足下之門與諸令叔相見但語及足下
則均有不滿之色叩其故則云凡百自以爲是其在於門
中則多口過而怡色婉容有所不足也退而思之足下於
不佞相待可謂不失節矣何至家庭日用有失至此乎然
不可不反求諸己密切內省也有則改之是所望耳大概
做先生極是有損無益蓋主人以及學子多是承順顏色
而無逆耳之言最易養成矜驕自足之氣不佞檢點平生

過失亦多坐此不可不痛自懲戒也學問着脚從不怨天
不尤人起聞善則拜聞過則喜吾人切實求益功夫因與
足下誼厚面時不及一言及此內省實疚故以此相告尙
惟克治之勇祥敬啓晦仲世契

與錢範可

入暑再與尊公相見仍布袍也古人五月被裘在尊公適
徵其美乃足下所穿紗褶何不以衣尊公乎雖或尊公愛
子無所不至弗忍足下暑服不具而人子之心恐未見其
安且吉也堯舜之道當於徐行疾行體之凡飲食衣服起
居動作之際不可忽也

與屠虞來

令先叔一生清修素節上不負於祖宗下無慚於師友今已蓋棺論定矣其於嗣之有無不係輕重未亾人雖在久病之身量不能久豈憂寒餓而急急於嗣子之終養哉今日繼嗣之義凡以爲令弟也令弟年少不知禮義之切於身禮義之大在於綱常倫理人之所以爲人者以是而已身之賢不肖家之興替天下之治亂靡不由斯情不能已故反覆言之天下事有待商量者有不待商量者茲事愚夫愚婦所共曉天之經地之義何待再計而決其遲留不果者物欲蔽之耳理義本於良心之所固有利欲生於物

我之私心凡人之情始雖以欲而迷終必有時而悔與其
悔之於後而既蒙父母國人之賤惡何如復之不遠而不
祇於悔乎足下兄弟名門之子謂宜以禮義名節自愛無
蹈薄俗之失不意一旦反出流俗之下也昨接手教固知
令弟執迷不反足下又爲遂非文過之語以相欺誑疾臥
之中徒增鬱鬱耳論語之書童而肆之者伯夷叔齊民到
於今稱之只尊父命重天倫齊景公雖有粟不得而食只
是父不父子不子今一舉而使爲父者不得篤於兄弟在
己有傷於父子之親拂人道之大經廢天地之正義何以
自立於覆載之間哉至於生子爲嗣之說尤爲悖理天下

豈有無父之人哉不父其父而禰其祖衛靈之所以爲無道也將誰欺欺天乎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賊仁之人傷敗彝倫滅絕天理豈在遠哉只一念自私自利不顧父子之有親是已反諸此心之良則不忍質之祖父之心則不樂俟諸孝子慈孫則不能不諱皆此一念之爲害也計令弟之心亦不應陷溺至此必有人私之曰如此則有名無實如此則妨進取故令弟惑之也夫進取之得不得有命吾見名門右族之子輕棄義命皇皇進取其傾敗已歷見於前矣枉爲小人何利之有此大學所以咨嗟於末簡孟子所以論辨於首篇也豈竟未之思乎所稱令先叔治命亦

是洞見沒身之後情事必出於此故爲此不得已之言以慰手足之情至可哀也乃反假是藉口以爲可以欺人欺己不亦愚乎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未聞捐棄仁義而爲鬼神福饗者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聖賢遺訓開卷昭然願足下兄弟努力自愛無爲國人父母所賤所示第一劄不書暮服何也第二劄書暮作基足見心之存焉者寡矣不能坐書口語借筆

與周山甫

壬子

昨日徐四先生言及足下今日令坦不可不益自奮發斯

言宜日夜佩服也姚先生兄弟志行如此可取以爲法也然姚先生兄弟安常處順素貧賤而已足下則素患難之日矣無故不必屢歸專以讀書收斂身心爲主在舍不過澹薄薪水不繼是吾分內事無煩縈懷也遠邪求志切望切望地上所種胡麻二處八月間宜收前以陰雨不及一看煩足下留心若葉就黃落便要翦到家中小把置簷下曬乾擊出其子不可待其子枯枯則子墮於地不能收拾矣

與周山甫

王子

春間足下要錄醫方并所示兒子語二本及今半載尙是

廢閣卽此細事以觀亦可謂不勤矣禮記似讀亦未卒業
一年一經將爲虛語可懼也古人讀書動稱十年苦功記
曰能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將欲爲人師操何具以往
乎反求諸其身誠不可不汲汲也

與董理涵

癸丑

數年以來屢期足下於假館之暇過我爲十日五日之聚
所弗敢以蔬食相嫌者實欲從容敘述所竊聞見於令先
祖令先叔祖之懿訓俾足下知而敬守以爲繼述之光而
已而足下終不肯爲信宿之留每爲歉然近聞倡率諸弟
於鄉間刻苦奮勵爲之深喜此九令叔祖玉成之意甚厚

不可不深知也大凡人生所遇豐約通塞自有定分不必
縈心無用尤怨要惟學問之事爲不可有失耳前刻一二
紙雖不足觀然某平生拙學約略可見附致足下兄弟相
與覽焉抱病草次不盡

答陸幼堅

館中遲歸幾日種種叢脞兼之苦於步履不及到門一看
昨暮人還知兩尊人福祉及足下娘子俱安好慰甚慰甚
至親無文又遇時之艱難節序之儀總爲可已乃承多貺
適增歉念耳日見鄉里後生益復弗堪鄙人私祝惟願足
下內外交做勤勞克家以上副兩尊人之望而已不盡不

盡

答陸幼堅

前日重累足下勞費殊爲不安役事旣不得僱只宜蚤備銀米以應倉場其圖中催取極當和氣決不可輕失人心也至囑至囑娘子身體消瘦此緣產後過勞殊爲可憂不佞遠出不得時來照顧不免懸念特便道從語溪以此意先懇用兄他日竟可到朱先生家延其按脈定方凡事以蚤爲主不宜蹉跎也

答陸幼堅

初夏與足下相見之後不覺倏忽又將仲秋矣木葉落而

長年悲古今人情未嘗相遠望少壯努力皇皇於德業而
已來論極荷惓惓但爲令尊人館地計則竊以爲未當也
僕以衰暮之年餬口於外兒子幼弱未有所知也尊人婚
嫁旣畢自宜安受子婦之養豈宜更作此病於夏畦之事
耶卽令先祖葬事在數年以前足下兄弟尙幼固爲尊人
之責今足下兄弟俱婚冠以往豈得更委之大人耶亦在
足下兄弟夫妻勉力從事而已人自初授大學便誦爲人
子止於孝之語筆耕耒耕一而已硯田土田亦一而已吾
聞竭力耕田供爲子職矣未聞竭力耕田供爲父職也頃
於郡城高氏刷得女學一冊欲授娘子因未裝釘續寄不

示兒 甲辰

甲辰冬日示維恭汝生父年視王考背棄之日已多十齡
汝今日視父在王考膝下之日已多幾旬父自幼遭憂中
年患難變故無歲不有是以蚤衰年來凋損加甚常恐旦
暮不保使汝失所以至貽辱先人前年秋攜女棄家從目
先生受業先生剛直好義勢利不以動心吾所深敬不意
遠遊久而弗返因復請於嘉興屠先生海鹽何先生同縣
邱先生烏程凌先生皆深造自得敦善不怠君子人也吾
所深契平生切磋受益爲多幸俱見許汝得納拜汝事之

終身奉爲宗主便有向上一路父所守者耕田讀書承先
啓後八字稼穡艱難自幼固當知之但筋力尙待長大若
誦讀講求童而肄之至老不可舍吾請於先生預爲十年
之序始受小學次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次詩書禮記周易
春秋次近思錄范氏唐鑑大學衍義以及性理通鑑綱目
等書汝能一一聽受先生之教熟讀精思則自此以往好
書甚多然大本已盡於此自古聖賢修身及家平均天下
更無別種道理成就大小存乎志力而已王妣有言孔子
孟子只是孔孟兩家無父之子只爲有志向上便做到大
聖大賢若是不肯學好流落無底汝切切記之吾若幸而

長年照顧女日久亦女之幸然志須是自立力須是自用
教誨大指要不能有加或是力量可及多置幾冊書再從
事兩三位先生而已若一旦不幸固是汝命之窮然能依
傍此意從師受學知所好惡亦不到得墜墮王考有言人
無父親固多流落底亦有興起底只要讀書守本分耳論
語曰父在觀其志汝今日先須立志要做何等樣人中庸
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汝他日長大能常念王考志
事而敬守之則吾願畢矣因屠先生命將讀書次第書之
於簡以示遵守并及此言

小學是讀書做人基本 四書聖學之淵源義理之統

宗 六經義理互相發明不治經則書義不能通達異說足以奪之易是家傳一經尤當加意 近思錄治經之階梯 范氏唐鑑讀史之門戶 大學衍義經史之條貫 性理通鑑綱目則經史之匙鑰書龜也 學者當務之急具此數書其他經籍文字可以類推

呂先生秀水字康侯戊申與伯父同庚 邱先生字季心壬子少父一歲 何先生字商隱初字雲士戊午少父七歲 屠先生字子高庚申少父九歲 凌先生字淪安初字宁膺與屠先生同庚語云經師易得人師難求諸位先生皆當世人師也況今經學蕪熄先生各復精通幸得及

凡人從幼至老只有擇善一路終身由之無窮盡無休息心非善不存言非善不出行非善不行以至書必擇而讀人必擇而交言必擇而聽地必擇而蹈小大精粗無不由是論語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又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又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聖人諄復示人之意切矣在家在外總無不與人同處之理一與同處薰炙漸濡勢必相入所與善進於善所與不善進於不善可畏也己有不善固當速改不可因以害人人有不善尤宜痛戒何可使其累我成湯聖人猶然檢身若不及改過不吝顏子大賢只是不貳過得一善服

膺而弗失若乃見善不遷有過不改甚或善惡倒置好惡拂人飾非使詐怙惡不悛災已辱先民斯爲下而已父母愛子雖云無所不至如此等人豈願有之乎

幼年同師之友與師之子義分自與尋常不同苟無大故子孫猶有世講之誼若讀書其家叨受厚情尤宜中心弗忘王考讀書南莊陸家臨終尙惓惓言之父成童以往讀書甌山錢家故平生於董氏子孫與陸氏錢氏顏氏兄弟叔姝相與較厚本王考之志也詩云縱我不往子寧不來今當反此縱彼不來我寧不往吳忠節公少嘗讀書鍾氏後來兄弟貴顯以女妻鍾氏之子人稱厚道此可爲法

昔爾王考蚤卒伯父與父詩書之業得以不廢固賴爾會
王考尚在亦緣王妣晨夕勤劬給其資用前此爾王妣積
累奩田所入廣錢店渡產至四十畝是以出門從師得所
賴藉今日此產祇存十分之一每爲痛心將欲稍稍經營
爲汝束脩寄膳諸費債負已多力未之及但能常念陳布
衣賣油讀書楊忠愍公負書牧牛能自興起之義刻苦奮
勵而師法之則雖貧有加於今日何憂乎學業之不成矣

示兒

戊申

忠信篤敬是一生做人根本若子弟在家庭不敬信父兄
在學堂不敬信師友欺詐敷衍慢習以性成望其讀書明義

理向後長進難矣

欺詐與否於語言見之敖慢與否於動止見之不可掩也
自以爲得則害己誘人出此則害人害己必至害人害人
適以害己人家生此子弟是大不幸戒之戒之戊申春季
書

示兒

庚戌

陳白沙先生詩生來只見山頭土祭諱惟聞月下蟿五十
二年天甫定諸孫羅列已成行痛念汝祖棄世今日五十
二年矣伯父未有子嗣爾二人又幼父已衰病天何時定
乎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旅食於此不得率汝二人一

上邱雋視天夢夢正未知爾父身後五十二年竟如何也
記有之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白沙亦可謂不辱
矣亦可謂尊親矣汝父遭逢大亂志業無成養既弗逮虧
體辱親復不能免真所謂匪莪伊蔚者也汝而有知長念
爾祖讀書修身庶幾不辱使父他日泉下可以見爾祖考
祖妣則幸矣庚戌諱日書於語兒旅次

與蔡某

蔡舍近來頗讀書乎人不讀書如何得長進也吾三十年
來所見人物少壯之日非無好處只爲不肯讀書到今日
真是不成景色也少年歲月不多老死極是易事吾自到

半邏曾幾何時今衰病至此有目共見可歎也大都人做
得一番功夫決有一番長進若有一節兩節惡處不用力
改得後來受此一件兩件之害不可勝言所以君子一生
只是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論語曰苟有過人必知之要知
其過只察人之言而觀人之色不以我爲然者從而改之
便是向上路頭若見人說不好便不快便是下流路頭也
考夫寄

少主近日有好光景否人之大節惟有忠孝二字經史言
孝必曰孝愛言忠亦必曰忠愛其義可思也孝而不愛其
流爲慤忠而不愛其勢必爲怨誹古之人不可及只是至

誠惻怛惻款繼繼不可解於心處吾嘗謂舜之能使瞽瞍
底豫文王能使紂以爲西伯賜弓矢專征伐得力多在此
人不可不自勉力於爲善也人在天地間不可自薄做得
一分人是一分人吾自庚子春初到今用心不知是一樣
是兩樣考夫又書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四終